



▲藏在山林间的泉塘幽谷

地名记忆

泉塘,攸县东乡的一颗明珠

陈朝阳

泉塘位于攸县最东部,与江西省莲花县六市乡、萍乡市白竺乡接壤,其地三面群山怀抱,峰峦叠嶂,只有西南面有一开阔平坦之地与风塔相连,因此又名泉塘山,有余里、上冲、带子冲、塘木山、泉上、泉下、独立山、塘背、杨家冲、陵下、大陵头、万丘、陵水庙、下垅、上垅、湾里等自然民居村落。

泉塘原是吴楚通衢,是攸县东乡风光旖旎的一颗明珠,元代属东江乡凤翔里泉塘山社,明代为东江乡48都,清时为东江乡人(或八都)第13保,民国时期属黄丰桥镇人字乡,新中国成立初期属攸县第六区凤塔乡,1956年6月属柏树下乡,成立泉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1958年9月属黄丰桥人民公社,设立泉塘生产大队。1961年3月属柏树下人民公社,分为泉塘、泉康两个生产大队,1984年4月改称泉塘村,属柏树下乡,2011年4月泉塘村与泉康村合并,仍称泉塘村。

泉塘其名缘于一口泉水池塘。相传一千多年前,今泉塘村的泉下组是滔溪冲积而成的沙洲,一汪泉水从山脚流出,在沙洲上积水成洼。后来,人们把滔溪截弯取直,在洼地上修建一口泉水池塘。池塘的西边建造了滔溪张氏族祠,此处又恰在村内狭长平坦地段的南北中心,往来人多,久而久之,人们就简称它为“泉塘”,“泉塘”就成了远近称呼的地名。

泉塘村境内有攸县第二高峰欧公山。欧公山的最高峰婆婆岩海拔1161米。相传明初有股匪盘踞此山,有武士欧阳伟,集合民丁将这股强盗一举剿灭,民众为纪念欧阳伟除暴安良的功德,便将此山称为“欧公山”,以志世代不忘。登临此山,便是“脚踏两省,眼观三县”。“三县”为湖南省攸县,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和莲花县。旧时,堪舆家(俗称“风水先生”)以山势为龙,称其起伏绵密的脉络为龙脉,气脉所结为龙穴,后世尊欧公山为攸县山体之祖。

欧公山峻峭高耸,林木茂密,飞鸟走兽,云飞泉流,绮丽风光,浑然天成。“欧公远眺”为一胜景。晴天天际现出鱼肚白时,黛黑的山岭微露轮廓,顷刻间万道金光似箭齐发,红波汹涌澎湃,青山流光溢彩,山天一色,似火红的海洋,蔚为壮观。在主峰婆婆岩下“观音坐莲”地形正中处,明崇禎十年由乡人张培吾捐资建有欧公仙,康熙四十二年重修,乡人张淑宏捐寺田35亩。寺殿供奉观音菩萨、十八罗汉和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赵公元帅等神像50多尊。寺左右有钟山、鼓山相峙,前有古樟、古井。千年古樟高达30米,胸围4米有余。古井清泉明澈,源源不竭,可供百余人生活之需。山门有副对联,上联是“远瞻天竺三千里”,下联是“近瞰衡州七二峰”,横额是“南云胜境”。这是一座壮观的佛道合一的寺院,雍容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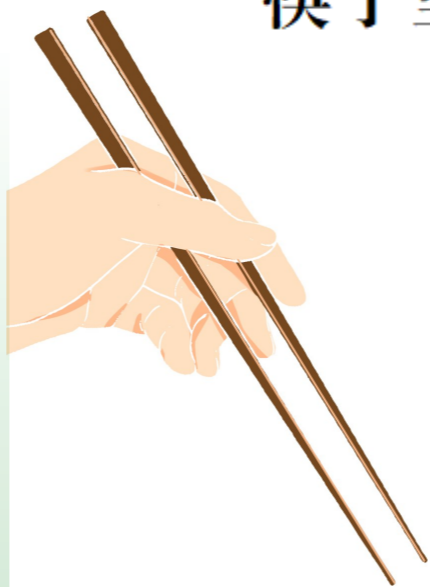
春夏之交,欧公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



真情

筷子里的亲情

陈立勇



我天生是个左撇子,和常人习惯用右手相反,我拿刀切菜是左手,吃饭握筷子也是左手,虽然别人都说左撇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思维模式,比一般人要聪明,但外婆却有不同的看法,她说用左手握筷吃饭很不雅观,长大后娶不到老婆。

于是,我四岁左右就开始改正用左手握筷的习惯,左手换右手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却很难,最开始右手怎么也握不好筷子,吃饭的场面可以参照孙悟空下山跑到店里抢吃面条的滑稽场景。因为感到别扭和难受,于是我又偷偷地改左手握筷,我的小举动哪里能逃过火眼金睛的外婆,一贯性情温和的她对着我就是一顿怒吼,我吓得不敢,赶紧把筷子换到右手,就这样,我好几天都没吃好饭,但坚持一个星期后,效果来了,右手握筷的动作不再生疏,吃起来也顺畅多了,外婆露出了慈爱的笑容,就像盛开在春天的桃花一样灿烂。

就这样,我改掉了左手握筷的习惯,尽管我切菜还是用左手,但已无关大雅。这是我小时候对筷子的第一印象,也算是最为刻骨铭心的印象。

当然,我对筷子的独特印象远不止这些。要知道,老家四周的山上都是翠竹林,竹子的用途很多,做筷子便是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用途。在老家做筷子太方便了,只要砍来大一点的竹子,半天工夫就可以削成大把大把的筷子。筷子削好后,外婆总是将其染成红色。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外婆要这么做,后来才知道,一来红色喜庆,二来可以防潮防腐。

上小学时,我离开外婆身边,来到父母工作的县城。每次回老家,外婆都给我捎上一把竹筷子。手工削的筷子粗糙,和市场上卖的通过机械加工的筷子自然是没办法比的,我觉得筷子有点丑,多半的时候都不愿接,但外婆硬塞给我,我推托不掉,只好带回县城。出人意料的是,母亲对外婆削的这些丑陋的筷子情有独钟,统统放进篋筒里。我总觉得这些筷子是不能在“公众”场合露面的,因此,几乎不敢叫同学来家里吃饭。而母亲却不一样,每当有客人来家里吃饭时,她都会大大咧咧地摆上自家独有

的筷子,并对客人解释说,这些筷子是老家自产的,纯天然,绿色、环保……有时我真佩服母亲,连环保这样超前的词语都说出来了。客人这时会盯着筷子看上一番,然后赞不绝口,虽然这里面多半是恭维,但也有好奇和敬重。

家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,吃饭时每道菜碗里都会插上一双公筷。我觉得这样有浪费资源之嫌,而且用公筷还影响夹菜的速度,但母亲却严厉地要求我们执行。有一次哥哥没用公筷夹菜,母亲直接打翻了他的碗,让他夹了一餐饭。我当时很震惊,一向温柔的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严厉,后来才明白母亲坚持用公筷其实是沿用外婆的做法。虽然身在农村,但外婆却是个颇为讲卫生的人,总是苦口婆心地说,用公筷有利于健康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,各地都推行公筷,我更是钦佩外婆的高瞻远瞩。

我读高中时,家里的筷子终于不再是老家自产的,变成了市场上做工精美的筷子。尽管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,但每次吃饭时,我总有点不习惯,忍不住问母亲,为什么不用外婆削的筷子了。母亲欲言又止,沉默了好一阵,才说,你外婆年龄大了,眼神也不好使了,我不让她再削筷子,怕削到手。我听了心里五味杂陈。那年暑假我特意回了趟老家,外婆见了我很高兴像个孩子似的,飞快地从木楼梯爬到二楼,翻箱倒柜地把家里的“珍藏品”拿出来。她一边微笑着看着我吃,一边关切地问我,你抬头像看见外婆昔日乌黑的头发已经全部变白,心里很是酸楚。沉默片刻,我对外婆说,家里还有竹筒么。外婆说,有啊,上次你舅舅砍竹子时,我特意叫他留了几个大竹筒,想着削几捆筷子给你们用。

我说,我来削吧。外婆开始不同意,但经不住我的央求,很快把几个古董似的大竹筒拿出来了。我于是忙碌起来,而外婆也乐当“参谋”。有了她的指导,进展很快,我很快就削了一堆毛筷子。最后一道工序是打磨,这个可不是凭力气就能做好的,我想削得精美一些,又想把速度提起来,结果一个不小心,手一滑,刀削到了手指上,顿时鲜血直流。外婆一看急得跳起来,她飞快地爬上楼,眨眼之间就下来了,只见外婆手里握着一捆蜘蛛网,在我的诧异中她把蜘蛛网小心翼翼地铺在我的伤口上。还别说,这个土方子真见效,很快我手上的血便止住了,疼痛也减轻了……至今,我的食指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疤,每每看着这道疤痕,就会想起外婆为我找蜘蛛网疗伤的温馨一幕。

外婆是2019年去世的,享年99岁。逢年过节回家,母亲在每道菜上还是会插上公筷,并且还会多放一套碗筷。面对我们的疑惑,母亲说,这套碗筷是留给你外婆的。我定眼细看,赫然发现外婆生前一直用的专用碗筷,蓝白相间的小瓷碗,凹凸不平的小红筷,那道熟悉而独特的红刺痛了我的眼睛,泪眼婆娑中,外婆削筷子时佝偻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。

旧事

记忆中的南河渔事

彭新平

南河(汉溪水,俗称南河)是攸县境内最大的河流,流经水口镇,从我的家乡木湾村穿村而过,向东而去。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南河水域植被良好,水资源特别丰富,游丝草等藻类植物茂盛,大河中的鱼种类繁多,肥大味美,营养上等,大河成了天然的鱼塘。那时村民家家户户种菜的主要来源就是河鱼,村子里所有的村民几乎都会去河里捕鱼。

我七八岁的时候,也和其他小孩一样对捕鱼特别感兴趣,虽然我与村湾里所有的村民(不论男女老少)一样会游泳,但毕竟水深人小不敢尝试,只好凑伴当观众,跟在去捕鱼的大人屁股后面高兴高兴而已。有一次别人在大河钓鱼,我大哥闻风赶去,逮住了一条20来斤的大鲤鱼,这事让我记忆犹新。大哥站在河边,盯住河面,突然离大哥不远处窜出一条大鱼,水花四溅。其他捡鱼人的尖叫声还没发出来,眼疾手快的大哥纵身一跃,向大鱼扑去,等其他人正要吧网捞勺伸出去时,十多岁的大哥已经趴在了一条大鱼的身上,大人们面面相觑。当洋洋得意的大哥把小猎猪的大鱼抱着往家走时,路上的行人满是羡慕的目光。

我还听过二哥捡鱼的故事,有一次才十多岁的他去大风坳捕山苍子,隐隐约约听到山下河边有药鱼的动静,于是飞快下山,正好赶上药头路过,满河银白。他连忙把竹篓里的山苍子倒了,和衣下河,不大一会儿就捡了满满一篓鱼,背都背不动。他说那些药鱼的人,用蛇皮袋装鱼,开来的货车都装了半车呢!

那时只要大河药鱼,大家一听到消息,便迅速在村湾里传播开来,人们马上丢下手上的活计,手拿长短不一的网捞勺,向大河方向狂奔。两岸的捡鱼人眼睛死死地盯着河面,生怕因出手慢了错过了机会。这就是眼疾手快的活儿,逢大河药鱼的时候,只要去了,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归。

活鱼是很难逮的,不过住在河边的村民勤劳智慧,发明了好多逮鱼的方法,人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,河水的大小选择不同的渔具。

放箭(gòu)一般是在夏季。箭是一种竹制的捕鱼器具,口大窄颈,腹大颈长,鱼能入而不能出。《诗经》里即有“毋逝我梁,毋发我箭”的吟咏,足见其历史之悠久。放箭往往选择有利河段,将河水分开,两边用石头垒成一个下大上小的不规则三角形,箭就安放在三角形的顶端,口朝下尾在上,尾部一般会用绳索吊在河边的树上或河里的大石头上,防止夜间涨水冲走。鱼儿顺水路而上,必经过鱼箭,进去便出不来,便等于自投罗网。

网网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渔具,只是有经验的渔人,更清楚什么样的天气,什么时候,在什么河段,才能网到鱼。再则,网也是有技巧的,我们偌大一个村湾也就只有三五人网网得好,他们网不但网得开而且还网得远网得快,鱼儿还没反应过来,就已是网中之鱼了。

围网是夏季用得多的渔具,因为要将网的一头送过河去,自然选择天气暖和的季节。我表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,天上飞的鸟,山上跑的野物,河里游的鱼,把它们再放进碗里样样精通。每年暑假,正值双抢时节,大多中午收工后,表叔就会叫上我跟他去放围网。我负责游泳将围网一头拖到对岸,然后,两人分别从河的上下游用石头把鱼往围网上赶,赶一阵,表叔就收网了,这时,可以看见活蹦乱跳的鱼在太阳下的围网上闪烁银白色的光。也有傍晚去放围网的,第二天一大早去收网就行。

放箭是在涨洪水的时候,这可真是深水摸鱼。涨大水时河水浑浊,鱼儿也会四处乱窜,放箭人也是看时间随意起箭,起起放放,时有时无,全凭运气。

钓鱼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捕鱼方式,一根鱼竿,一些鱼饵,找个好的地点,把鱼钩套上鱼饵,甩向心仪的水里,等待鱼儿上钩。有鱼上钩就忙鱼儿,没鱼上钩,也可以看看南河两岸的风光,静下心,养养性,同样很是惬意。真正爱上钓鱼的人,本意非鱼,而在消遣养心。所以,能否获鱼不重要,其过程都能让钓鱼人身心受益。

如今,河里早已禁止捕鱼,不过多少年来,偶然想起,印象依旧深刻,因为那是童年一段特殊的记忆,它让我懂得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的道理。